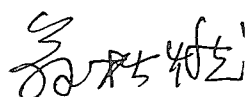


「中國威脅論」芻議



一 中國威脅有何現實基礎？

「中國威脅論」之出現，意味着國際間對中國的覺醒和興起的警惕。拿破崙所說的睡獅中國絕不構成威脅。東亞病夫倒是被列強瓜分欺凌的對象，對他國無甚威脅，有之，只是大量的逃難人入侵他國領域所造成的困擾。毛澤東時期的共產中國，在西方圍堵之下，也沒能真正威脅他國，對中國人民百姓的生命、人格、自由、財產倒是最主要、最最可怕的威脅。應該說，「中國威脅論」是鄧小平後期的產物，是中國開始面對世界，進行了改革開放，並與西方強國在國際市場上，在政治舞台上和區域戰場上平等競爭，展現了潛力以後，才引發的一種論說。

「中國威脅論」是鄧小平後期的產物，是中國開始面對世界，進行了改革開放，並與西方強國在國際市場上，在政治舞台上和區域戰場上平等競爭，展現了潛力以後，才引發的一種論說。

說透了，中國對他國的威脅，到目前為止主要來自她龐大的體積和橫硬的架勢。事實上，中國的力量和她的願望之間，仍有相當的差距。她給人擴張者的印象，有時聲色嚇唬人，但是，她還不可能與美國並比實力。嚴格地說，美國仍是超強，中國則只是諸強之一。中國霸氣夠，霸力則仍嫌遜，這是難爭的現實。

北京當局發言人說，國際間一直有希望藉「和平演變」以求顛覆中共政權的敵對勢力，提出「中國威脅論」者多別有用心^①。這話並非全無根據。

最具體直接的，一般公認是軍事威脅。除了龐大的軍隊和武裝之外^②，1989年以後，中國軍事預算連年大幅增加，軍方一直在現代化。海軍要提高遠洋作戰能力，陸軍要機動，空軍更要發展台海制空能力。中國對外軍售越來越多越大膽，美國認為中國還可能在向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售核子技術。中國部隊近年在南中國海耀武揚威，越南和菲律賓均嘗過它的鋒頭。1995年夏和1996年春，中國部隊在台海進行演習，台灣不說，東南亞各國、韓國和日本都十分



實際上，中國只可能威脅美國的某些經濟利益和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不見得能威脅美國的國防安全。對東南亞國家而言，中國威脅，直接的軍事行動可能性少，間接透過華僑社會運作的可能性大。

關注，美國則擺出必要時就介入的姿態。英、美等國戰略專家多認為有必要設法把中國「綁下來」③。

可是，進一步觀察，中國軍力並不那麼實在。軍隊經商或從事經濟方面的謀利活動，大大影響其他專業能力。空軍飛機和海軍艦艇，有一大部分已經老邁，或有補給困難。近年還有兵員知識水準下降的問題。要之，中國對外軍事威脅大約比它的表面數字要小許多④。

在政治方面，中共的一黨專政始終是最為外人詬病的因素。中共以攻為守，公然批判西式民主和西方的人權觀，公然高倡「國情論」和亞洲式或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法制和「集體人權」說⑤。對所有講求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人和國家而言，北京似是而非、黑白難分的政治主張，自然是一種挑戰、一種威脅。

中國在不同年代以民族革命、階級革命或第三世界代言人角色出現，多半都是雄糾糾、氣昂昂的姿態。中共掌權者，只要不被鬥倒，在政治上永遠正確。這樣一個北京政權，統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常常自認是未來的世界領導力量，慨嘆其地位和影響不如其所應有，別的国家因而對它不放心，是不難理解的。美、日等大國都不願意得罪中國，盡可能避免和中國交惡、敵對。

但是，各國內部反對中國的聲音總是不斷，新近尤其常有所聞。許多中國威脅論是源於政治反感的。相比之下，「美國威脅論」就沒有那麼多買家。

話雖如此，中國對外的政治威脅也是虛多於實的。蘇聯垮台後的共產世界已經不成氣候。論者指出，中國政權本身一直不敢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政體之腐化則是人所共知的事。今日中共，除了鄧後繼承問題仍不明朗之外，黨政機關和幹部信仰破滅，效率不佳，中央與地方之間矛盾多，而全國上下交相爭利，社會民間道德敗壞。如此，內政問題層出，自顧尚且不暇，如何威脅他國。

「中國威脅論」的另一根源是近十年來的經濟快速成長。十餘年來平均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長率，使中國變成了一個潛力特大的經濟力量。中國太大了，所以作為產品市場，投資對象或者競爭對手都有極大吸引力或壓迫力。各國都不願看到中國市場落入他國圈中，都要在中國經濟市場佔上一席之地，但又都希望中國不會成為他自己的競爭者。中國經濟崛起時期，正是「新經濟決定論」因冷戰結束而復生之時，也是各主要經濟體(如美、日、歐盟)的經濟陷入困苦之時，這使得中國作為一個經濟主體更加舉足輕重，更具將來的威脅性。這一因素更同時加深人們對中國軍事、政治等方面的威脅印象。

實際上，中國經濟底子薄、問題多，十多年的好光景不知還能繼續多久。農地的失減和農村的質的變化有不少隱憂，可能會導致鄉村的不安定。國營企業的連續大量虧損、三角債問題、失業大軍盲流等等更使城鎮問題重重。作為經濟主體的中國，一旦逆轉，開始下滑，則不會有多少能力去威脅他國^⑥。

與軍、政、經等息息相關的是中國人口。12億人口是中國最大的資源，更是她最大的負累。誰統治中國都必須有此認識。

中共推行一胎化政策，多所違背西方的人權原則，但是，批評和反對聲音始終不太響亮。想70、80年代，只一個越南崩解，其難民潮就把亞洲多國搞得狼狽不堪。假如中國變成另一個越南，中國人也相繼「投奔怒海」，向其他國家尋求庇護，其將產生之壓力，簡直不堪設想。這種可能，是日本、英國、美國等最不願見到的。如果參照印度、孟加拉等國經驗，恐怕反對中國一胎化的聲音會更微小。如果參照今天的非洲，想像日後的南亞洲和中國情況下滑時，人類將須面對的，豈只是「威脅」兩字足可概括？

人口問題是較為特殊的。有一說認為中國人如果全部或一般地享受美國人的物質生活，世界資源將被快速耗盡，人類生態環境也將不可保。中國能照顧好中國人的生活就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雖然，外人對中國人口壓力是很難安心的。

世人對一個可能由中國主宰的人類社會，一向有矛盾的想法。傳統中國人有較重的鄉土觀念，流落他國時也較少參與政治，更不像英國殖民主義者，每到一地，就建立起一個小英國或英國屬土。這是歷史，是「天朝」思想統馭下的傳統中國人的故事。這樣的老中國可能自大，卻應是崇尚和平，不會威脅他國的。及至中國現代化，中國人受過西方洗禮以後，中國僑民也已開始在各國經

中國對外的政治威脅是虛多於實的。論者指出，中國政權本身一直不敢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政體之腐化則是人所共知的事。如此，內政問題層出，自顧尚且不暇，如何威脅他國。

營政治地盤。如果中國真正強大了，中國人在他國的影響也會增加。以中國人的才智，加上中國人的數目，中國人他日在世界各國政壇上的總力量會不會增加到任何民族均無法望其項背的程度？這種可能性，對其他民族是不是也構成一種抽象的威脅？

「大中國主義」基本上是外國人的用詞^⑦，華人只有「大中華經濟圈」、「大中華文化」之類的說法。大陸開放後，港、台商貿界在大陸發展者眾，兩岸三地間的文化、科技、體育和旅遊探親交流頻繁。有鑒於大陸與港台間經濟之互補效應，華人便有中華經濟圈之說。這樣一點，立即引起許多「想當然」的聯想。華人、外人一律都大加發揮，只是華人看到的是合作的益處，外人想到的卻是「大中國」可能帶來的大威脅。

「大中國」多半也是夢。除了民族感情和共通文化會促成經濟合作之外，真正的政治整合，是極之不易的。港澳重歸中國是既定之事，但是台灣總不會很快就接受中共的統治。「一國兩制」對無其他選擇的港人澳人而言，是務必求其落實的較好安排，對台灣人而言，卻是務必力求避免的被「香港化」的命運。對於已經在手的港澳，北京也頗覺棘手，畢竟大陸和香港之間，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十分不同，統合起來，頗費周章。而台灣自1895年被清廷割讓給日本以後，離開中國半世紀，自有發展。中共政權則從未對台灣有過管轄，甚且是台灣唯一的假想敵。對台灣而言，國防安全的威脅就來自大陸。如此這般，談「大中國」，除非中國政府鋌而走險訴諸武力，自不現實。武力解決，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台灣經濟崩潰，大陸元氣大傷，縱使台灣被收併，「大中國」也必須以很長一段期間療傷養氣。

總之，外國人說的「大中國」至今並不實在。

最後，我們不得不一提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⑧。亨氏此論是道地的西方中心主義者，對可能威脅西方文明的，東方儒、回兩大文明振興和聯合的疑懼的表現。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明，在亨廷頓心目中，顯然是一種威脅。儒家其實有它「文化帝國主義」的一面，同化論就是它自傲不凡的一個面相。越南對中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反感十分明顯，韓國也多少抵制中華霸道文化，日本、新加坡基本接受，但仍不忘文化上獨立和自我認定的努力。中國人喜歡自吹說非漢民族自願漢化，其實是頗成問題的。

從批判的觀點看，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和尊王攘夷之說一向為統治階層所喜用，但是對少數民族很不公平，對所謂夷狄則屬侮辱，而漢本位沙文主義卻藉以抬頭。假如其他民族或國家也如法泡製，用於中國，中國就一定抗拒，會喚起民族主義來對應。

共產黨人早就批孔貶儒，只是共產主義思想在實踐經驗中幾被淘汰後，中國專家又把儒家文明和中國文明等掛起來。事實上，經歷過共產主義浩劫後的中國，要回到儒家文明路上，已是困難重重。

至於儒回聯合，亨廷頓之說無多根據，只反映了西方的傲慢與偏見。在文化思想方面，「中國威脅論」的主要根源與其說是儒學儒教，不如說是中華民族

「大中國主義」基本上是外國人的用詞，華人只有「大中華經濟圈」、「大中華文化」之類的說法。這樣一點，立即引起華人、外人大加發揮。只是華人看到的是合作的益處，外人想到的卻是「大中國」可能帶來的大威脅。事實上，外國人說的「大中國」至今並不實在。

主義。「大中國主義」背後，就有中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在主權國家體制中是建設國家的基石。治國者、愛國者動不動就搖動民族主義大旗。12億中國人之中有百分之九十四是漢民族，少數民族固然不免感受其威脅，其他國家也對任何中華民族主義有所敬畏。

不過中華或中國民族主義仍在形成過程中。陳方正已經提出過關於中華民族意識，多族融和和民族力量三個悖論，並點出中國人必須眼看世界，以更遠大胸懷參與建立國際秩序，力求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⑨。

以上，從軍事、政治、經濟、人口、「大中國主義」(或中華民族主義)以及文明(文化思想)等六方面簡單分析，初步看來，「中國威脅論」雖非空穴來風，卻是虛多於實。多虛多實，見仁見智，但是，北京當局對美國方面提出「中國威脅論」表示反感、反駁，有其必要。

二 中國對何處有「威脅」？

威脅感受本來是相對的。中國自己在韓戰時備感美國軍事威脅嚴重，不惜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介入；在珍寶島之役前後又感蘇聯威脅可怕，於是「深挖洞、廣積糧」，並與素敵美國結盟，共同對付蘇聯。鄧小平時期的中國，似乎暫無重要之外患，可是，北京政權卻對「和平演變」感到威脅，連小小香港，在1989年「六四」之後，也被說成是「顛覆基地」，對「中國」構成一種威脅。

「中國威脅」美國人、日本人說得多些^⑩，東南亞國家說得少些。她們似乎有所避忌。實際上，中國只可能威脅美國的某些經濟利益和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不見得能威脅美國的國防安全。對東南亞國家而言，中國威脅，直接的軍事行動可能性少，間接透過華僑社會運作的可能性大。好在目前中國一直努力與亞太各國修好，南海島嶼之爭中，中國威脅也只屬外人筆下口中的中國聲勢。威脅云云，仍多捕風捉雲。

最實在的「中國威脅」，應該說是對台灣的威脅。在北京眼中口中，這是內政，說不上甚麼國際威脅。可是，對主張台獨者，或者支持台灣的國際人士，特別是美國保守議員來說，它和國際威脅無異。美國國會於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基本上是把台海間的安全當作國際安全問題看待的。

1995年台灣有所謂閏八月T-Day之說給台灣居民帶來的震撼。很不幸地，這種震撼因為李登輝以私人身分訪問美國，北京強烈反應而更形加劇。台灣的股市、台幣匯率受到衝擊，台灣居民和他們的資金大量外移。為了對付台獨和李登輝，北京文攻加武嚇，1996年3月台灣直選總統之前，更在台灣南北耀武揚威恫嚇有加。

威脅的目的，在迫使對方讓步或投降。但台灣投降是會令人感到意外的，讓步也並不容易。在北京威脅之下，台灣居民聲音分化了：有人主張不可刺激中共，引火燒身；有人高叫台灣居民團結，同仇敵愾，共同抵禦外來威脅；有

在北京威脅之下，台灣居民聲音分化了：有人主張不可刺激中共，引火燒身；有人高叫台灣居民團結，同仇敵愾，共同抵禦外來威脅；有人趁機要求李登輝下台；也有人與中共隔海呼應。台灣只在姿態上有所緩和，並未在立場上真正讓步。

人趁機要求李登輝下台；也有人與中共隔海呼應。台灣當局雖然調整了步伐，減少刺激中共的言行，並聲明談判之門敞開，交流仍然繼續，要為將來中國統一創造條件，但是實要求北京承認分治之現實，要在國際上進行務實外交，在聯合國申請入會的政策立場並未改變，而在3月23日的直選中，李登輝也已正式當選台灣首任民選總統。總之，台灣只在姿態上有所緩和，並未在立場上真正讓步，北京的軍事和政治威脅，未必能達其目的。

三 如何化解？

假如「中國威脅」是實在的，要如何對付它呢？台灣人多主張撐持，美國有人主張圍堵，我想最好是透過內部改革和兩岸談判，從中予以化解。長遠地看，中國宜建立聯邦。先邦聯，後聯邦，還是最值得推薦的中國憲政前途。

撐持是不錯的。若來者不善，自己得作有力有效的防衛。硬的是國防軍事，軟的是人民心防。能撐持過一段時期，威脅者就得在閉口或加劇之間作出選擇。更大威脅若不能收效，威脅者的行動代價便會不斷升高。當然，被威脅者如果強大，還有反擊的本事，撐持和反擊可以並用。不過，台灣對大陸反擊的可能性，看來不大。

圍堵是強者對較次者的長期戰略，目的在鎖死或削減威脅者的勢力，使其無從擴充發揮。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工程浩大。間中有過局部熱戰，在越南，美國還吃了悶棍，但是，總的說來，圍堵應算成功。美國是冷戰的勝利者，因為共產世界已基本解體。可是，對於今日中國的可能威脅，圍堵恐怕再也行不通。吳國光在《中國時報周刊》為文指出，圍堵後鄧中國，可能弄巧反拙，引起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促使中共政權向更專政的、戰時的體制傾斜，甚且催生一個新的政治強人^①。這是有見地的。再說，中國今日門戶已開，在世界各地設了據點，北京與絕大多數國家建交、貿易，欲加圍堵，談何容易。

為中國威脅對象着想，也為中國本身設計，能化解「中國威脅」，從根源除去其勢頭，當然最是上策。促使中國裁減軍備，政治民主化，經濟更加自由化，無論如何是較為可取的正途。中國人口應控制其增長，並設法提高其素質，不在話下。至於「大中國主義」和「大中華民族主義」，邦聯和聯邦或是對策。

邦聯是中國統一的較佳辦法，應比中共的「一國兩制」現實可行。但全中國的長遠體制設計仍應是聯邦。聯邦可能促使中國中央政府不再專制獨裁，中央地方各有發展，多元社會價值得以發揚。國家軍備、經濟力量乃至人口，都有可能經過重整而分治。最重要的是外人對「中國」的觀念會因之而有所修正，「中國」將不再是一個極其龐大而可怕的、可以由一集權專制的獨裁者宰制的超級大國。

邦聯是中國統一的較佳辦法，應比中共的「一國兩制」現實可行。但全中國的長遠體制設計仍應是聯邦。聯邦可能促使中國中央政府不再專制獨裁，中央地方各有發展，多元社會價值得以發揚。

關於邦聯、聯邦的設想，內容複雜，兩岸三地學者已連續三年在夏威夷、舊金山召開學術研討會，草擬並發表過一個《中華聯邦憲法》草案^⑫。有識之士，盍興乎來，共襄盛舉。

註釋

- ① 參閱北里：〈「中國威脅論」毫無根據〉，《紫荊雜誌》(1993年9月)，頁43-45。近三年來，中國大陸官方半官方反駁「中國威脅論」之文章常見於報刊上，論點大同小異。多說中國只是一發展中國家；中國從未進行軍事擴張；中國已裁減兵員百萬，多年來一直維持低水平國防預算，並嚴格管制軍事材料和裝備的轉讓；中國需要和平環境以利發展；「中國威脅論」主張者多屬「反中國」集團或軍火商。
- ② Michael Swaine: "Arms Races and Threa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ISS/CAPS Conference Paper (July 1994).
- ③ 參看Gerald Segal: "Tying China In (and Down)", IISS/CAPS Conference Paper (July 1994).
- ④ 參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大公報》(香港)，1995年11月17日，頁A7。北京的看法，說法顯然有所不同。
- ⑤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人權狀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0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報告——評美國國務院1994年《人權報告》的中國部分〉，《文匯報》(香港)，1995年2月2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人民日報》(海外版)，1995年12月28日。
- ⑥ 參閱華建文：〈中國大陸經濟實況調查報告〉，《九十年代》，第313期(1996年2月)，頁53-57。
- ⑦ 關於「大中國」的討論，近年來層出不窮，或稱"Greater China"，或稱"the China Circle"，或稱"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 Territories"，名目不少。倫敦之*China Quarterly*於1993年12月出專號第136號。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大學之環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曾於1994年12月在香港召開"China Circle"研討會。還有華盛頓之AEI於1994年出版之專書*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ed. by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 Robinson, 亦屬此類。
- ⑧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p. 22-49. 參閱該文之中文版及金觀濤、劉小楓、陳方正等人的討論文章，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10月號；王緝思：〈「文明衝突」論戰評述〉，《太平洋學報》，1995年第1期，頁51-69；《世界知識》，1995年第9期，「文明衝突」評說諸文。
- ⑨ 陳方正：〈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10月號，頁28-35。
- ⑩ 參閱徐宗懋：〈威脅論、分裂論：日本人對中國的矛盾情結〉，《中國時報》(1995年12月20日，第十版)。
- ⑪ 吳國光：〈圍堵後鄧中國〉，《中國時報周刊》，第193期(1995年9月10-16日)，頁8-9。
- ⑫ 〈聯邦中國憲法建議性草案及說明〉，《中國憲政(研究通訊)》，第2期(1994年6月)，頁54-69；英文版，頁70-94。